



谍海奸雄

——土肥原贤二秘录

王朝柱 / 著



作者絮语

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，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（在中国）挑起各种争端，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。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、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中，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——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。……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他沾边，哪怕是写上几个字，作上一番鼓动，就注定要出乱子……无疑，他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，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，一般是无往不胜的，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。

罗伯特·克雷吉爵士

土肥原贤二是日本近代著名的谋略家，曾领导特务机关在华从事侵略活动 20 余年。身受其害的中国人称之为“土匪源”，西方则比之为名噪一时的英国大间谍“劳伦斯”。正如理查德·迪肯所评述的那样：“关于劳伦斯那些神出鬼没的谍报活动的神话，已随着近来披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而消失殆尽……而土肥原呢，作为日本在满洲有史以来最干练的谍报军官的形象，却是一如既往，不可动摇。”

但是，土肥原贤二的罪恶活动绝不仅仅限于谋略工作。他参与了大正天皇向裕仁天皇的过渡，为完成日本军国主义体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；他作为日本陆军南进派的核心骨干，曾向握有实权的陆军北进派发动攻击，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；在策反汪精卫成立傀儡政权之后的 6 年中，他又作为陆军的重要大

将介入了全部的对外侵略的谋划工作。十分遗憾，对此，本书未能详加描述。

作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的一生，其谋略事迹也是十分丰富的，远非这部书所能容纳。因此，只能舍去他在华前 15 年的谋略生涯，而从策动直奉战争入笔。另外，他在华介入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如直奉战争、谋害李大钊、炸死张作霖、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策动溥仪出关、筹建满洲傀儡政权……一直到策反汪精卫投降日本，都可以写成若干部独立成章的历史小说。但是，本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展开去写。像汪精卫由重庆出走、河内遇刺、北来上海组建亲日政权这些富有戏剧性的重大历史事件，也因有此类专著行世而本书一笔代过。

虽说土肥原贤二退迹闻名，但人们对他在华特务活动的真实内容却知之不多。又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有关谍报工作的种种限制，以及他们对那些永远不想让公众审阅的秘密文件的销毁，给写这部《谍海奸雄》带来了许多困难。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为土肥原贤二立传，而是写一部长篇纪实体的小说。

既然是小说，就具有小说的属性，亦即所写的背景是被艺术化了的，所写的人物是遵循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的。绝非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。

作为纪实体的小说，也应具有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特征。那就是所写的主要人物、主要事件不是作者杜撰的，而是以历史为根据。在这部小说中，只有宪飞、赛大侠两个人物是作者笔下的创造，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，却有着某些人物的影子。

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：一般的读者阅后主要获益于历史，重温或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；严

肃的史学家们可把它当作一部历史小说，看后自问：它同史论佳著有否异曲同工之妙？

作者的愿望多是美好的，往往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，恳请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一九九四年六月修定于

京城万寿寺苦乐居

作者



作者小传

王朝柱，年逾“不惑”。早岁习乐八载，涂抹几千页“豆芽菜”；旋即自作曲而小说，出版《李大钊》、《爱的旋律》、《女囚徒》、《东方劳伦斯》、《龙云、卢汉和蒋介石》、《宋美龄和蒋介石》、《张学良和蒋介石》等著作；而电影，写有《龙云和蒋介石》等五部剧本；而电视，写有《巨人和握手》、《张学良将军》等部连续剧；而话剧，参加大型话剧《决战淮海》的创作。人送绰号：不务正业的“傻柱子”，但读史、写史的兴趣不衰。

虽入总政话剧团编剧，没有写出无愧于伟大军队的作品；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也未写出无愧于伟大中国的文学作品。怎么办？独驾一叶苦舟犁作学海，从不关心收获。

目 录

引 子 异国选奸 [1]

1921年10月27日，法国古堡巴登·巴登矿泉疗养地。冈村宁次、东条英机、永田铁山、东久迩宫亲王秘谋选定伸向中国的一只黑手——土肥原贤二。

第一部 谍海初试 [18]

坂西公馆的辅佐官土肥原贤二落座北京东兴楼包间里，悠闲地唱着京戏。造访吴佩孚，显露阴险用心。暗制剿杀北京共产党人的全部计划——开始和张作霖血的合作。

第二部 大显身手 [157]

张作霖被炸死。川岛浪速野心崛起。“山西王”阎锡山夜访师兄土肥原贤二。奸雄只身闯要塞。奉天开始骚动。妓院里佯装醉酒的建川。“九·一八”枪声。“川岛芳子今日赴津。”——“什么？你还和英国人睡过睡……”。深夜光顾妓院的贵人。诱降马占山。

第三部 卷土重来 [339]

天皇党羽集团的纷裂。田中隆吉私会川岛芳子。“我想看看你的枪伤。”渗透王府。秦德纯吐血。“绞死大特务土匪源——赛大侠和他的同胞”。

尾 声 走向刑场 [488]

“为了日本的未来，为了裕仁天皇的今天，你要服从逮捕，担负起战争的罪责。”3年关押和审讯。一级战犯走上绞刑架。

—引 子—

| 异 | 国 | 选 | 奸 |

“三羽鸟”秘密聚会

十月的苍穹深邃辽阔，像是碧蓝无垠的大海；那朵朵散飘的白云，又像是这天海中堆起的浪花，真是美极了！

在这穹隆覆盖的四野中，有一处起伏不平的高地，生长着各种松柏，凌空鸟瞰，墨绿一片，难怪当地的人们称它为“黑色的森林”。美丽的莱茵河活像是一条青青的玉龙，由南爬来，蜿蜒北去，把这座天然的黑色森林劈为两半。两岸的衰草离离变色，高大的枫树像是喝醉了，随风抖动着红红的叶片，偶尔飘落几片碎叶，把那清澈无瑕的水面染成了点点红色；望望泛舟河中的游人，听听幽怨古朴的民歌，谁能相信三年前这儿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疆场呢！

这片神秘如画的土地，位于德国西南边陲的萨尔州。在与法国毗邻的莱茵河畔，有一个不算大的林中古堡，叫巴登·巴登，自古以来就是贵族城堡禁区。而今却成了旅游胜地了。

在这名扬遐迩的古城堡外郊，有一所专供达官贵人沐浴的蒸气浴室。由于它的历史悠久，不少王室人员曾经在此沐浴过，因而格外吸引远近的游客。今天的老板生财有道，除了增添先

进的设施而外，还雇用了漂亮的女郎按摩、搓澡，来此旅游的各国有钱有势的人，几乎都要前来光顾这所蒸气浴室。今天上午一开门，老板就笑眯眯地挂出了客满的牌子，慕名而来的游客望而起疑，禁不住地自问：

“是哪位有钱的老爷要阔气，把这所浴室全都包下了呢？”

有顷，五位日本军官向着这所蒸气浴室走来。早已守候在门前的浴室老板顿生笑颜，热情地迎进这五位日本军官。他望着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满脸络腮胡子，神色有些呆板，肩扛少佐军阶的军官，用德语说：

“少佐先生！欢迎诸位前来沐浴，祝先生们鹏程万里，百事如意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这位操着熟练的德语答话的日本少佐，就是后来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狂人冈村宁次。他是武士门阀的后裔，祖辈一直为德川幕府的首领们当卫士。1904年，冈村宁次毕业于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，以名列第三受到军界的注意。9年之后，被送进帝国陆军大学深造，虽说年龄大了些，可他仍以不倦的精神勤奋好学，成绩依然优秀，并得到了大正天皇的授奖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供职于东京参谋本部，当情报员；1917年2月，他担任过黎元洪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将的辅佐官。后来，通过关系，他加入了德川家正的皇室侍从队，并作为裕仁皇太子的侍从官于1921年3月3日清晨，随裕仁皇太子出访英、法等国。9月3日，裕仁皇太子启碇回国，他受命留在欧洲的名城巴黎，并和其他四位陆军同僚于10月27日赶到古堡巴登·巴登矿泉疗养地，秘密举行这次决定未来日本命运的重要会议。

“少佐阁下，您们的随员……”

“都去观光市容了！”冈村宁次打断浴室老板的问话，“今天，

就我们五位在此沐浴。”

“什么？就您们五位……”

“对！”冈村宁次身后的那位少佐军官厉声答道。他伸出右手，习惯地调整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镜框，顺手摸了摸他那浓密的仁丹胡子，恶狠狠地瞪了浴室老板一眼，旋即把右手一挥，操着军人的声调命令，“请带路吧！”

“是！是……”浴室老板被这派头震住了，陡然换做一副殷勤的模样，带着这五位日本军官向浴室走去。

这位性格严厉的少佐军官，就是后来侵华战争的刽子手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元凶之一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。他于1884年生在日本的一个武士世家，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，参与指挥了甲午海战，并以“智将”闻名海内外。东条英机在幼年顽皮好斗，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学习，比冈村宁次晚一届，于1905年毕业，被大正天皇授予陆军步兵少尉的军衔。他曾带领全校300名同学在振天府握拳宣誓：“要为天皇而死，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，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！”日俄战争结束后，经他父亲的朋友举荐，进帝国陆军大学就读，毕业后任陆军省副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，调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。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法国期间，奉调巴黎，接受皇太子的面谕。今天，他作为东道主包租了蒸气浴室，为秘密举行这次会议提供了一切条件。

这是一座宽敞而幽静的房间，两厢共有6张铺陈华贵的单人弹簧床，是供沐浴者休憩的地方。房间的中央铺着猩红色的地毯，陈放着一套原色的牛皮沙发，和一大二小的三张小巧的茶几，再看看茶几上面那考究的烟具和茶具，就可以推测出这是供沐浴者商讨机密大事之处。老板轻轻地打开室门，躬身让进五位日本军官，献媚地笑着问：

“诸位军官阁下，需要几位搓澡的女郎吗？”

“不需要！”冈村宁次十分干脆地回答。

这位老板误以为日本人不开化，匆忙笑着介绍少女为中年男人搓澡是一大乐趣，也是当代欧洲沐浴时代的新潮流等等。最后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诸位军官！拿出你们在战场上厮杀的勇气，做一次冲破东方封建牢笼的带头人嘛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这时，五位军官中唯一佩带中佐军阶的军官放声大笑起来。老板被笑得愕然地睁大了双眼，诧异地问：

“你……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你无知！”这位中佐操着德语轻蔑地说，“男女同浴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传统，你们欧洲新兴的沐浴潮流，比我们日本帝国可晚多了。”

老板木然地望着这位傲岸不逊的中佐军官，发现他“脖子粗短，脸型扁平，额头高突，一张扭曲的嘴下垂着，带着一种恬不知耻的神气——全然是一种轻率的、不在乎的样子。”而这些恰又是他所惧怕的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位中佐军官就是裕仁皇太子的王叔东久迩宫亲王。他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还活着的第六个、也是最小的儿子。他性格怪诞，富于谋略，早年在陆军大学就读的时候，就敢于拒绝明治天皇约他出席晚宴的邀请。后来，他和皇太子嘉仁——大正天皇不睦，多次吵嘴，几乎丢掉了皇族地位。但是，当他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俊子公主之后，便奉命出任驻巴黎的武官，在披着“追猎法国情妇的浪荡王孙”的外衣下，为陆军情报局在欧洲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。用东久迩宫亲王的一位至交的话说：“在他看来，人类都不是人，而是各色各样的作料——由人类的弱点拼凑成的‘作料’用以供他酿造阴谋时增添滋味。”

他和裕仁皇太子关系很好，彼此有着迥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气质。在裕仁皇太子访问法国期间，他们叔侄之间多次进行密谈。今天，他受命召开这次秘密会议。

浴室老板终于从惊愕中清醒过来，讪讪地笑了笑，自我解嘲地说：

“中佐阁下，请勿见笑，小人孤陋寡闻。请问，诸位还需要些什么？”

东久迩宫亲王是为避开外界的注目，悄悄地赶到巴登·巴登来的，因此对这次秘密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。他转身打量了一下那位具有超然的学者风度的少佐，风趣地用日语说：

“你是我们陆军三羽鸟中的老大，开会的时候还需要些什么，你就说吧。”

这位戴着一副非常实用，且又大众化的铁框眼镜的少佐，敏捷地看了看摆在茶几上的雪茄和咖啡，一边摘下军帽，一边漠然地说：

“老板！有白兰地吗？”

“有！”老板瞧了瞧这位留着普鲁士短发的少佐，发现他两只耳朵长得特别大，似乎又为他增添了不少光彩。再一看他嘴唇上的胡子，修剪得活像是一只飞近的海鸥，使得整个的面部表情，显得具有极其刻薄、轻蔑而又冷酷的神色。老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指着靠近南墙下的酒柜笑着说：“各种酒都放在那里，请自由选用。”

“谢谢！你可以走了。”这位被称之为三羽鸟中的老大的少佐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遂对老板下了逐客令，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。

他叫永田铁山，是这次秘密会议的主要操纵者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医，负责一所红十字会医院。由于日本的红十字会是

陆军军医队的非正式的分支机构，他父亲的病人推荐他进了著名的士官学校，毕业时荣列全年级第二名。1912年，他升入陆军大学深造，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，并被派往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工作。由于他在整个欧战期间的工作非常出色，所以从1920年6月起，被授予离职到“欧洲旅行”的全权。永田利用工作之便，走遍了欧洲诸国，集中考察了巴黎、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城市间的三角工业区。在皇太子裕仁旅欧访问期间，他奉调来巴黎，向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太子面陈振兴日本的意见，并得到了极高的赞赏。不久，他又和东久迩宫亲王策划了这次秘密会议，由他亲自选定了冈村宁次、东条英机，还有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小畑敏四郎少佐为共谋大业的人选。他和小畑敏四郎、冈村宁次系士官学校同班同学，在日本陆军中素有“三羽鸟”——三只乌鸦之称。

浴室老板离去之后，东久迩宫亲王当仁不让地选了一个临窗向阳的床位坐下，慢慢地脱着身上的戎装；接着永田铁山、小畑敏四郎、冈村宁次这“三只乌鸦”依次选定床位坐下，非常军人化地脱着身上的军服；由于东条英机在士官学校中比“三羽鸟”低一年级，按照日本军队中论资排辈的规矩，资历浅的人如越雷池犯禁，是一定要挨耳光的。所以他依然站在原地，像听差似地等候指示。东久迩宫亲王第一个脱完了衣服，自我欣赏地看了看全身的肌肉，然后穿上拖鞋，把一块淡蓝色的浴巾系在腰间，富有节奏地走到东条英机的身旁，关切地说：

“东条君，不要拘泥于军人的礼节了，快找个床位脱衣服去吧。”

“不！亲王阁下，你们进浴室中商讨安邦定国的大计去吧，我站在这里担任警戒。”东条英机双腿并立，很是识趣地说。

东久迩宫亲王早就听说过，东条英机是永田铁山的门徒、密

友和忠仆，请东条英机选择在巴登·巴登密谋开会，也是永田铁山的主意。这时，脱完军装的永田铁山恰好走到身边，东久迩宫亲王商量地说：

“永田君，今天的会议是重要的，我看请东条君一起共商大计吧？”

永田铁山沉吟片刻，操着请示的口吻，但说出的话语却又做了结论：

“那……既参加会议，又担任会议的警戒，您看这样可以吧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……”东久迩宫亲王说罢，挽着永田铁山的臂膀，朝通向浴室的大门走去。

东条英机受宠若惊，待东久迩宫亲王和“三羽鸟”老大哥走进浴室后，就近选择了一个床位坐下；训练有素地脱完戎装，随手拿了一条白色的浴巾，穿着拖鞋走进浴室。

这是一座雾气腾腾的浴室，被一座热矿泉池占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。东久迩宫亲王坐在汩汩上涌的泉眼上，侧身靠着矿泉池的崖壁，合着双眼进入了仙境。他是想起了日本古老的“五右卫门风吕”浴，还是回忆起在巴黎幽会金发女郎那美妙的一瞬？似乎都不是。坐在他对面的是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，他们依偎着泡在矿泉水中，可能是不太适应这样高的水温吧，烫得嘶呀哈的，似乎也忘却了今天沐浴中的大事。哗的一声水响，倒在东久迩宫旁边的小畑敏四郎跃出了水面，光着瘦削的身子，穿着拖鞋在迷漫着雾气的浴室中缓缓踱步。这时，泡在水中的东条英机小心地走出矿泉池，把头探出室门察看，确保外面没有人偷听。他转过身来，透过濛濛的热气，一眼看见了紧蹙双眉的小畑敏四郎，禁不住地暗暗自问：

“他是闻不惯这矿泉水的味道？还是在思忖今天的会议如何

召开？”

小畑敏四郎出身贵族，自小健谈，在“三羽鸟”中排行老二。他早年入士官学校，与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同班，毕业时名列第五，排在永田铁山之后。但是在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却名列第一，又排在永田铁山之前。同学们说他“容易激动”，“人精明得几乎过了分”，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战略家。在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，他被派往莫斯科，他的结论是：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日本和天皇的第一号威胁。在他拼命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后，他又认为日本应当有自己的部落共产主义。在这种制度下，一切人都可以神秘地与天皇沟通思想感情。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期间，他奉召来到巴黎，当面聆听了皇太子的教诲，随后又与东久迩宫亲王、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共同策划了这次会议。小畑敏四郎突然收住脚步，望着浸泡在矿泉水中的东久迩宫亲王，有情绪地说：

“亲王阁下！我们的会议应该开始了吧？”

东久迩宫亲王慢慢地睁开了双眼，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遂又拿起一条洁白的浴巾擦去满面的汗珠。稍顷，他才不慌不忙地从矿泉水中站起身来，坐在浴池的边沿上，巡视浴池，发现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、东条英机已离开池中，赤身裸体地坐在池沿。他神态严肃地说：

“今天会议的主角，是你们三只乌鸦嘛，我是顺路来巴登·巴登，碰巧赶上了。我看你们就按照既定的方针开始吧！”

“三羽鸟”和东条英机都懂得东久迩宫亲王说这番话的意思。一，为了遵守皇室的禁律，与会者都必须永远拒绝说明东久迩宫亲王曾出席过这次会议；二，他是这次会议的仲裁人，与会人仅仅是发言者。不时，与会者的目光全都集中在“三羽鸟”的头子永田铁山的身上。

赤条条的永田铁山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取下架在鼻梁上的铁框圆眼镜，用干浴巾擦去镜片上的水气，复又架在鼻梁上。他和东久迩宫亲王交换了个眼色，十分自信地说：

“今天的会议，是探讨大和民族的生存，和未来日本帝国之命运的大事。最后还要形成一个秘密的纲领，以指导我们的行为。因此，诸君都要开诚相见，坦率直言，遇到有争议的问题，由亲王裁决。如没有反对意见，就开始吧！”

浴室的雾气，给这次秘密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；与会者的发言，就像是他们一丝不挂的身体——毫无掩饰。首先，东久迩宫亲王扼要地追述了明治天皇的理想：“以神权政治进行统治和保持日本的天照大神的圣洁”；接着，他又讲述了大正天皇的追求：“希望使日本有一个进步的西方式的政府，堪与亚历山大大帝、路易十四和德皇的政府媲美，”当然，他自己“想当一个专制君主和帝国的缔造者。”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突然扬起右手，重重地拍了自己的大腿一下，富有蛊惑性地说：

“但是，随着大正天皇得了脑溢血症，不仅他的追求全部落空，而且日本帝国的命运也处在了十字路口上！在我和皇太子的密谈中，一致认为：如果要想实现其帝国的宏伟目标，就必须建立以现代武器装备的、以冷静的政治家头脑部署的生气勃勃的战士组成的大军。所以，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主要宗旨。”

“我同意亲王的这一灼见！”永田铁山说：“为了实现皇太子这一伟大的治国抱负，我认为必须改组陆军，使它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于同等的水平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小畑敏四郎以他的舌辩之才，剖析了日本陆军的缺点，以及装备上的低劣。旋即又挥动右臂向前方猛地一击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：“为了使帝国的陆军，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以同等的水平，必须训练陆军使用坦克，使用飞机

这些现代武器。”

“但欲达到这种目的，”冈村宁次猝然终止了话语，倏地跳出滚烫的浴池，拎起一桶凉水浇在自己的身上，他蓦地昂起头，眼镜后面的眸子射出了凶猛的目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认为改组陆军，首先是夺取帝国陆军的领导权。换句话说，必须清除陆军中的长州藩的领导人。”

“首先是打倒代表长州藩势力的元老山县陆相！”东条英机坚定地补充说。

“对！必须清除长州藩的势力，必须打倒山县陆相……”

东久迩宫亲王看着“三羽鸟”和东条英机义愤陈词的样子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。随着这声声讨伐陆军元老山县的呼声，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长州藩势力控制帝国的往事……

长州藩族，历来是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支实力派。自明治天皇始，长州藩族又为寡头统治集团提供大部分的执政者，尤其在控制警察的内务省、控制长期工业计划的农商省，以及日本帝国最重要的陆军中，大权几乎全部操纵在思想保守的长州藩系的政客官僚手中。为了实现日本帝国的全球战略，大正天皇的六亲王同信誓旦旦的海军系萨摩藩盟友密商，决定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地下活动，彻底粉碎山县及其长州藩的严密控制。为了远远躲开陆军灵魂老山县的耳目，反长州藩的总部设在巴黎，而领导和扩充人员的重担就落在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肩上。所以，当他听到亲信“三羽鸟”，以及东条英机的矛头直指长州藩的时候，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。

但是，当他们讨论到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却又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意见：永田铁山主张用合法的手段，由军部大臣把意见提交内阁，争取天皇陛下的支持。冈村宁次则主张用政变、暴动乃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。小畑敏四郎支持冈

村宁次，东条英机支持永田铁山，二比二，互不相让，争得不可开交。最后，东久迩宫亲王只好强行制止。他看了看互不服气的双方的表情，严肃地说：

“下边，我们再讨论一下帝国复兴的根本之路。换句话说，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和民族的生存、发展的路途。”

在研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“三羽鸟”和东条英机却是那样惊人的一致：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，必须把欧美诸国从亚洲驱逐出去；欲要图谋亚洲，必须占有中国；欲要使中国臣服，必须占领满蒙；“能否取得满蒙，关系到日本的生死问题。”在取得中国之后，再实现大正天皇的宏图，即：“日本最自然的发展结果将是向东南亚群岛扩张的一个海上强国。”

东久迩宫亲王认真地听着，不时地点点头。待到“三羽鸟”和东条英机纵谈如何实现日本帝国这一远大的目标时，他露出了惬意的微笑。

浴室是富有共鸣的，“三只乌鸦”的叫声越来越响，回音绕室，久久不散。东条英机轻轻地走出浴室，打开那间供休憩用的客厅大门，机警地探出头去。有顷，他复又走向浴室，望着已经停止大叫的“三只乌鸦”，小声地说：

“外面是安全的，继续谈吧。”

永田铁山看了看微笑不语的东久迩宫亲王，商量地说：

“您看，可以进入第三个议题了吧？”

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拿起毛巾擦去满面的汗水，说：

“人事安排，是保证实施我们纲领的最为重要的条件。我看，还是回到休息室抽着雪茄，喝着白兰地，再谈这件大事吧。”

东条英机急忙打开浴室的门，闪身一边，垂首而立，躬身看着东久迩宫亲王站起，用宽大的浴巾系好腰部，第一个走出